

關於法藏比丘在佛前發了殊勝的大願，在上次我們談到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，講到這個地方。我們供養無量無邊眾多的聖眾，諸聖，這個就稱為「外慕諸聖」。你外慕諸聖不如堅勇求正覺。你供養恆沙聖是外慕諸聖，是好，是必須的，但是相比較之下，你倒還不如堅勇求正覺。堅勇求正覺是什麼？就是我們所常說的，「內重己靈」。這兩句話都要，我們既要外慕諸聖，又要內重己靈。但是在這裡頭，如果再要比較之中，法藏比丘提出了，這樣去外慕諸聖，你不如要內重己靈，堅勇求正覺。

這個上次我們已經介紹過，現在可以再補充，把藕益大師的幾句補充一下，就是說我們要求自覺的重要。「自未能度」，你自己還沒有度了自己，「云何度人」，你談什麼度人？你怎麼樣去度人？你何能去度人？你自己還沒有把自己度了，你連己靈還在沉淪、還在昏睡之中，有什麼資格談覺他？所以這很可笑。「如」，這個就是藕益大師的比方，很不容易體會，要把這個體會深了，對我們就很能夠警覺。「如被漂者」，被水所漂流，你陷於狂流之中，你在水流之中，你現在想去救岸上的人。這件事就這樣「自未能度，云何度人。如被漂者，欲拯岸行」。說這話就很深刻了，你自己其實更困難，你自己在河裡頭漂，你還要救岸上的人。所以現在有很多人，就是在這個地方上還是不明白。所以我們不是阿羅漢那樣的，只求自己覺悟，不管旁人。正是為了要真正的去管旁人，要負責、認真、徹底去貫徹，只有先度自己，是這個關係。因為要度他，所以先要度己，不是為了我需要解脫，我就先來解脫我的問題。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對於前後的關係，重點就很清楚了。

底下又是八句，這八句就是前頭的總結，前頭說了許多願意什麼、願意怎麼樣，實際就是為了這八句。而這八句就是大家都常念，阿彌陀大願王，發了四十八願，也就是下面發四十八願的核心。所以四十八願就只是這幾句話更具體、更詳盡、更完備的發揮和補充。所以這八句話非常重要。「願當安住三摩地，恆放光明照一切」。我願意安住於正定之中，可是在正定之中我是老放光明，我還是普照一切。我要以這樣來感得「廣大清淨居」，居就是住所。我們現在說魯迅故居、宋慶齡故居，居就是住的地方。也就是國土，凡夫說的就是他的住宅，佛說就是國土，我願意感得一個廣大而清淨的佛剎、佛土。「殊勝莊嚴無等倫」，殊勝和莊嚴沒有能相比的。

「輪迴諸趣眾生類」，就是在輪迴之中，一切眾生很快的到我剎土來享受安樂，不要受苦，離苦得樂。所以慈悲心就是兩個字，慈悲，慈的含義是與樂，悲的含義是拔苦，把他的苦給他拔除了稱為悲心，使他得到快樂這是慈心。拔苦，一個瘡你給他治好了，這是拔苦；你還要使得他康健，身體舒適，這是與樂，這是進一步。照極樂世界來說，為什麼要這樣放光明照一切、常住三摩地？就是為了要有這樣一個地方，使一切眾生來到我剎、來受安樂。所以有個唐人的詩，「安得廣廈千萬間」，盡底天下一切可憐的人都能夠歡顏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但這個意思擴大了，他那個是詩人的一種遐想，他所謂的樂也是一個很暫時、虛妄的，這個是徹底的。「常運慈心拔有情，度盡無邊苦眾生」，無邊的眾生都誓願度盡。所以這八句話就後來成就極樂世界種種的願力，都是以這八句為核心。所以上面說，這個時候的發心跟下面的發心只是有廣略的不同，但是是一個心。

下面我們再仔細的分析一下。頭一句，「願當安住三摩地」，

三摩地我們已經知道，就是正定、三昧，三昧譯的是音，正定譯的是意，我願意老住於正定之中。正定之中就是常寂光這個寂字，住於寂，住於正定還不是寂嗎？這是體；底下「恆放光明照一切」，這句就是照，是用。有體就有用，它要有照用，所以體用總是相連繫的。這兩句表明什麼？表明是定慧等持，我安住三摩地是定，恆放光明普照一切這是慧。所以我們修持就如鳥之雙翼、車之二輪要並運。所以我們定慧要等持，不可以只是單打一，福慧也是雙修，這一切都是。所以在咱們學習的人就需要行解相資，你的修行和你的解慧要互相來促進。到這個地方，恆住三摩地又遍放光明，這個就是定慧等持，而且寂和照是同時的。這就是根本的意義，寂和照是同時的。有的人入定之後他不能照，有的人一照心裡就有所住，他就是不能同時。在定中他就只能夠，枯木崖前他就定，無所知，好像什麼都放下，他要一起照用就會被這個事所牽引，就有所住。寂和照是同時，只有寂照同時，這才真正的是寂、真正的是照。所以有「境為妙假觀為空，境觀雙亡即是中，亡照何曾有先後，一心融絕了無蹤」。這個忘和照哪裡有先有後？所以說寂照同時，也就是忘照同時，這些在修行人中都是在實踐中可以達到的。從這種地方入手，才能真正體會經裡的意思，你得做得到。你講的只是兩個輪流交換，當然這是一個全部，但不是同時，還需要很好的繼續去祈禱、發願、懺悔、修持。體用不二，體和用不是兩個，是表明這樣的德。

「願當安住三摩地，恆放光明照一切」，這也就是《華嚴》的所謂事理無礙。理是寂然不動，事是感而遂通，通和不動，通是通達，有所變化，你又不動，不動和通達在眾生分上就是矛盾，不統一，放下的人他就可以統一，事理無礙。放光就是修德，它的本體就是性德，所以修德和性德都顯現出來了，這兩句話裡頭。這兩句

話就符合寂而常照，照而恆寂，寂裡頭它老是在照之中，而且永遠沒有失掉定意。所以四十八願中，菩薩循環多少多少世界去供養，但不失定意，他仍在定中。淨土最高的就稱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土是四土之本。「寂而常照，照而恆寂」。所以能安住三摩地，恆放光明照一切，在這個情形之下才能夠感得廣大清淨居。所以我們發願不是一個狂願、一個虛願，更不是喊口號。現在有人發願就是在佛面前喊口號，我要怎麼怎麼樣，我要怎麼怎麼樣，喊了一些口號，喊了一些口號，底下又沒有行動。所以這個是很具體的，他首先是達到這一步，然後再以此來感，這樣才能夠得到。

所以後面莊嚴淨土的時候也說，後頭發了願得到印證之後他開始，他說「住真實慧，勇猛精進，一向專志莊嚴妙土」，莊嚴妙土是在真實慧的流露之下所顯現的。所以要度眾生、要成佛，這個裡頭就很清楚，怎麼度？要感受一個這樣廣大清淨的佛國。「廣大者，即經中寬廣平正，不可限極」，極樂世界是非常寬廣，平的，是正；不可限極，無有窮盡，沒有邊界。所以從這些話裡頭我們都可以體會。《觀經》說西方世界去此不遠，《阿彌陀經》說是去此十萬億佛土。又說十萬億佛土，那十萬億的佛國，一個佛國是多大？現在這個天體，你說星雲恐怕還不夠。你要經過十萬億個，咱們就暫時用星雲來說，你要經過十萬億個星雲，你得多少億億光年，光的速度才能達得到，怎麼說去此不遠？你再看到這兩句話你就明白了，極樂世界是在那，它是沒有限極，沒有限極它遍一切處，那就遍在咱們這，就遍咱們教堂裡頭，還遠嗎？所以我們都要善於體會經中的文句，不要輕輕的放過。但是在我們心中有限極的話，那就是極樂世界去此十萬億佛土。

「清淨者，即清淨莊嚴，超逾十方」，沒有垢染，沒有污濁，這是清淨，所以說「廣大清淨居」。還有天親菩薩的《往生論》，

曇鸞他也特別注重這幾句，他說「三種莊嚴入一法句」，極樂世界佛莊嚴、菩薩莊嚴、國土莊嚴，這三種莊嚴入在一個法句裡頭。這個文字非常富有禪機。一法句是什麼？一法句就是清淨句。所以清淨很重要。《漢譯》稱「無量清淨平等覺」。大家知道，佛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同時佛也是無量清淨。《漢譯》就稱為「無量清淨平等覺」就是阿彌陀佛，清淨。心淨則佛土淨，為什麼極樂世界莊嚴？他的心清淨。「一法句者清淨句」，它底下就點破了，這就是教下跟禪的不同。就說到這，那就是禪機，這一切莊嚴就是一法句，一法句是什麼？清淨句，不要再說，這就是禪宗祖師的語錄。將它道破，成為教下。「清淨句者，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」。所以說它是清淨莊嚴。它就是真實智慧清淨莊嚴無為的法身所流現出這一切莊嚴，一切莊嚴入了這一法句，再從這一法句流出無量莊嚴。所以這個是緊連著的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就感得這樣一個廣大清淨之居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是體，從體流出種種依正莊嚴是用，因此它的殊勝和莊嚴就沒有等倫。這不是咱們世間，多少工程師在那搞設計、在那比賽、在那得獎，多少工人在那勞動，所建築起來的一個居，這個不是。它這是從真實的本體之所流露，因此它的莊嚴、它的殊勝沒有等倫，沒有能相等、相倫（倫是比），沒有能比的。這個句子見於唐宋的譯本裡頭。

而《魏譯》，它只有「道場超絕」四個字。道場是一個意思，說超絕，超絕就是殊勝，殊勝就是不同、特別、超出。嘉祥大師解釋這個超絕解釋得很好，超絕是什麼意思？他說「修道疾速成佛，故云超絕。」因為在這個清淨居裡頭，你在那修道你很快成佛，所以說超絕，也可以說無等倫。關鍵在於什麼？在於疾速成佛，這句話很重要。不然我們就說這好看，好看得無以復加，比誰都好看，光明比誰都光明，這個體會都還在對比法裡頭，沒有找出關鍵問題

，關鍵問題是什麼？是疾速成佛。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生極樂世界？如果懷著這樣一個心，我常常要說，一個人他就是不念佛，他就想活著的時候要好，死了以後還要好；活的時候求佛保佑一切平安如意，比別人都強，身體也好也長壽，死了之後也生個好去處，徹頭徹尾的個人打算，這種心是不能往生的。這是事實，他也做對了，但是可惜，就好像你看見一個仙人，他有無量的珍寶，他有很多大的寶貝你都不要，你只跟他要一根冰棍吃。極樂世界之殊勝就在於疾速成佛，他是去了就不退，而且壽命無量，種種都是使你前進，而且很快的前進，這才是我們要求往生真實的動機。

因為這個世界退緣太多，進一退九。多少人，我曾看見，很不錯的，垮起來，垮得也是很徹底。進一退九這是規律，誰都得謹防，我們沒有證之前每個人都要謹防。八萬四千魔軍，在行人的六根門頭，等待你開悟或者得定、得神通的這種機會，以這種事情的到來，也正是他來得逞的一種機會。《楞嚴》就是這樣，大家看看《楞嚴》，就是在你要得的時候你就著魔了，極樂世界沒這些事。這個是非常關鍵，這才是真實的安樂。別的什麼享受，想吃什麼有什麼，宮殿隨身種種的，那個不是徹底的意思，徹底的意思在於此，就在於他頓脫生死，速成正覺，所以說安樂，都在法上的安樂。玄奘大師翻譯的《稱讚淨土經》說，「為諸有情宣說甚深微妙之法，令得殊勝利益安樂。」又說，「無有一切身心憂苦，唯有無量清淨喜樂，是故名為極樂世界。」所以都是在得法上、在清淨上這樣的安樂。而且最究竟的就是頓脫生死，速成正覺，一往生就脫了生死，在那之後很快成正覺。所以我們這個經裡說度化眾生「惠以真實之利」，這就是真實之利。感得這樣一個國刹，讓大家都來到這，清淨莊嚴無等倫，而且到了這就受安樂，輪迴諸趣的眾生，在六道中，都到我刹來受安樂。

底下，「常運慈心拔有情，度盡無邊苦眾生」。法藏的大願，我是恆久如此。所以念佛不難，難於發心；發心不難，難於真實；真實不難，難於勇猛；勇猛不難，難於長久。所以發長久心是很難。很多人一陣非常極積，後來又退了，受一個打擊就退了。所以發長久心，我常運慈心拔有情，我度盡眾生，我不度盡眾生誓不成佛。常就是時間上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無邊就是空間，一切處的眾生我都要度脫，一切時間、一切空間都是在度脫眾生。但是時間是不可窮盡的，空間也是不可窮盡的，眾生也是不可窮盡的，於是法藏比丘的大慈大悲、大願大行也沒有窮盡，跟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一樣，我此誓願無有窮盡。這八句就是前頭發的許許多多願最後就歸到這，而自己要求正覺，感得一個清淨的國土，讓一切眾生來此受安樂，疾速成佛，要度盡無量無邊盡未來際，恆誓救濟。

底下，最後四句是請佛證明。「我行決定堅固力」，我所行，決定和堅固這兩方面的力量決定不能改移，堅固，不能轉動，也不可破壞，這種力唯有佛的聖智才能夠給我做證明，才能真正了解我。所以要了解不是容易的事情，這是個水平問題，粗淺的人你就了解不了深刻的人，總得水平差不多才能有些了解，那是個水平問題。過去批孔就是對孔不了解，了解要水平。我這個唯有佛才能證知，只有世間自在王如來才可以給我證明，唯有三覺圓滿、五眼明朗，智慧無礙的世間自在王如來，唯有佛你可以給我證明。最後兩句，「縱使身止諸苦中，如是願心永不退」。有的時候碰上打擊，一般人的壯志就消磨完了，學佛也是五分鐘熱氣。在《唐譯》的話裡頭說，「縱沉無間諸地獄，如是願心永不退。」這個地方就包括了地獄，諸苦之中當然包括，而且是最苦的地獄。若按《唐譯》的說法，我就是入到地獄裡頭去我也不退轉，我這個行、我這個願縱使我入了地獄，我此行此願不會退轉。所以就說明這個願心堅固。如

果只有願沒有行，這是個虛願；但有其行而沒有願，這個行也是一種盲動。這是前面一品最後的兩句。

底下是「至心精進第五」。經文之中，「法藏比丘說此偈已」，這個偈子說完了之後，它底下，偈子都是可以唱的，至少是可以像現在我們朗誦似的，有種韻律、韻調要把它讀出來。一般的就叫長行，這就是一般的語言，一般的話。說了這個偈子之後，用偈子來表達之後，就用這種一般的語言，「而白佛言」，還是繼續對世自在王說。「我今為菩薩道，已發無上正覺之心」，我現在還是在菩薩的地位，可是我已經發了無上正覺之心。所以這個發心是非常重要的，初發心時即成正覺，他已經發了無上正覺之心，無上正覺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簡稱，發了成佛的心。我是要「取願作佛，悉令如佛」，我願意我自己成為佛，而且讓一切眾生都成佛。悉令如佛，悉令如佛就是以我的力量幫助大家，讓他們都成佛，也就是度一切眾生都成佛。「願佛為我廣宣經法」，我希望佛哀憫我的愚誠，你就給我宣說經法，請你開示我、教導我，用經法來教導我。「我當奉持，如法修行」，我一定會信受奉行來執持，如法來修行。

所以修行大家要注意，要如法修行，常常就有的是你修得不如法，修得不如法就稱為盲修瞎練，盲修瞎練不但沒有好處，而且很有壞處。所以我們必須要行解相資，你要有正見。所以密宗講見修行果，把這個見字擱在前頭，修行擱在後頭，果擱在最後，你必須有正見。打破四人幫後第一班，有一個學員他說他要去住山。我說你憑什麼住山？你還沒有正見，你住什麼山？不是盲修瞎練嗎？所以必須要有正見，才有正修、正行，這才有正果可說。所以他要如法修行，請佛開示。所以要親近善知識，請善知識教導我們，讀經也是親近善知識，經文之中我們得到教導，我們要如法去修行，而不是用自己的意思。現在很多人他都是喜歡別出心裁，我怎麼出現



一點新招，我要跟別人不一樣，一開頭就想的是這個。咱們不說別的，說一般的，就是學文化，學寫字、學畫畫、學音樂，你先得繼承。現在有很多好東西你都不去繼承，從你這就要開始搞一個新東西，古人那些個勞動，那些個寶貝，你全都利用不上。你要說創新，那你就從頭，你去開荒，你去拔草，這個又有什麼意義？所以很多果實，現成的果實，你先要繼承，要如法修行。

「拔諸勤苦生死根本」，我要拔除種種的勤苦，勤它就是老來，這個事情它老來的，老有的，它來得很勤，這個苦來得很勤，而且是很苦。來得最勤最苦的是什麼？生死的根本。你沒有拔除生死根本，所以就永遠是勤是苦，永遠在苦之中，要拔除這種勤苦的生死根本。大家要知道佛是不妄語，地獄之苦這種種，那確實確實不是虛妄，佛騙我們幹什麼？佛也並不是說要有這麼一個隊伍，都是佛教徒，這麼佛就高興，他有什麼可高興的，他是要眾生真正得到覺悟，就是這樣子。所以他都是真實的話。要拔除這個根本，這個根本不容易拔。真正要拔除根本，在所謂的三惑你不但不起現行，你還要拔掉這個種子。在你八識心田之中，你過去種種的殺盜淫，種種那些留在你八識心田裡頭的，成了種。因為現在你做的事，就在八識心田就印下了，將來它就是種子。這個都是反覆反覆，最多的都是貪瞋痴，這個種子它極其牢固。不但我不再貪痴瞋，而且我連八識心田的種子都拔除了，這才是真正解決問題，才斷那生死根本。所以你不是往生，在這個不退的地方繼續修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，確實是很難。法藏比丘就說，我要拔這種種根本，要很快來成無上正等正覺。為什麼？他要讓大夥，悉令大家都如佛。

剛才說，你不自度怎麼度他？要不我現在這樣一個心願，我成佛的時候，在我達到成佛這個境界的時候，我的國土，佛就必有佛的國土，我這個佛，我所住的這個國土，這個國土它的教授名字，

所謂教化，可以教給別人的這是教授，我這個國土我有一些什麼可以來教授。而且種種的教授，有的國以香為佛事，你聞見香自然心裡就清淨、就覺悟。我這個國土，我這個教授種種，包括各地方；極樂世界同樣，它的香普薰一切世界，光明也是如此，所以極樂世界它超越。我的教授，種種教授眾生這些方法，我的名字，我這個名號。你們大家想想，這也很特殊。你看咱們中國人，你說誰不知道阿彌陀佛？一般「阿彌陀佛」，他張口而來；你再問別的佛，無量的佛，很少人念藥師佛、釋迦牟尼佛，誰念釋迦牟尼佛？所以一張口就阿彌陀佛，大人、小孩，這個就是名字普聞。我願意我成佛的時候，我教授眾生這一切的教化，我這個佛的名號都能夠聞於十方，沒有一個地方不知道的，十方世界都能知道。為什麼？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清楚。現在也有很多人也想他的名字能夠聞名於世界，這個跟法藏好像是一樣，實際是無有共同之處。所以我們出家人最忌諱，居士也應該是一樣，你不是為了名聞利養。我這個修持，我這個功夫，我這個理解，我的學問，我只是為了我能夠聞名、我能得利益，這是邪見。這是邪，這是很壞的事情。你只是為了名聞利養，所以我就示現我很能持戒，但是你持戒的動機就是讓大家知道我的名，恭敬我。這個細微之間，這些地方很要注意。所以印光法師說，你們想做法師想說法，甚至說法是度眾生，但是這裡頭要提防這種心，為了名聞，再接受供養，還有為了利養，你這就麻煩了，這個因果就很不真，「因地不真，果招紆曲」。

阿彌陀佛之所以要名聞十方，因為十方聞名就念佛，這是一個最殊勝、最巧妙的度眾生的方法。惠以眾生真實之利，使眾生能夠得度，這個願是實現了。所以十方諸佛都在那讚歎阿彌陀佛，勸眾生念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，這一願是滿了。但必須要如此，你知道了這個名，你才能念這個名，知道這個國土殊勝，你才願意生這

個國土，從這樣一個開始。藕益大師說得好，從事持達理持，你先事上這麼念去，當你念得很誠懇、念得很清淨，你對一切（娑婆世界）無所留戀，名聞利養你都放下，你只是清清淨淨的一句阿彌陀佛的時候，你不知不覺就達到了理持，你從持名念佛不知不覺你也就實相念佛。眾生所做不到的事，地前三賢做不到的事，無住生心；你暗合道妙，不知不覺，你也就無住生心。所以它是一個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的方法，最殊勝的方便在於此。希望他名字聞於十方為什麼？還是希望大家都選他一票嗎？選阿彌陀佛當什麼？全法界主席，沒這個組織。可是我們要知道，利心大家還容易認識，名心是和利心同等的卑污可恥，要深自警戒，不可以放鬆，不可以姑息。學阿彌陀這樣，這個名字聞十方，那就不是這個範疇，全全是兩回事。

我要都聞十方，為什麼？因為諸天十方聽了我的名字，阿彌陀佛第十九願就是名聞十方，名聞十方乃至於大家聞了之後至心信樂，你去念，你十念都能往生。這樣的話，「諸天人民及蜎蠕類」，天、人，蜎是小飛蟲，蠕是小爬蟲，小飛蟲、小爬蟲這樣的眾生，很下等，這代表一切眾生，這樣的眾生之類「來生我國」，到了我國，「悉作菩薩」。所以極樂世界是大乘法，是一乘。天親菩薩這個論，二乘種不生，你只是想自覺自了，你不能生極樂世界。你就是最初沒有發大乘心，在你臨終你能發起大乘心來，這樣才能夠往生；你始終固定是個小乘的心，不能往生。所以來的都是菩薩。那個下品下生的，多少年不能花開，花一開之後他就是菩薩。他修菩薩道，他大乘，都是菩薩。所以大家有人很輕視淨土，愚夫愚婦，不知道他只要一生就是菩薩，就是阿鞞跋致，必定成佛，都作菩薩。

我立了這麼一個願，我想要勝過「無數諸佛國者，寧可得否？

」這個地方我們又要詳細說，我希望我這個國要勝過一切無數諸佛國者，寧可得否？辦得到辦不到？可得不可得？這個地方千萬不要看做法藏他是出奇鬥勝，我要蓋過餘人，我要超過一切，這個心那就不叫阿彌陀佛。頭一個字也是阿，是阿修羅王，這種逞勝的心就是阿修羅的特點，阿修羅就是要逞能好勝，不希望別人強過他，要是別人強過他，他就要破壞。阿修羅有兩種，一種是護法的，一種是毀法的，毀法的將來他的勢力盡了他入地獄。他是要勝過別人，而勝過別人。佛法不是如此，佛法是隨喜，你比我好，我高興，我也喜歡。實際，我常常說，我們等於是一個聯軍，我們的敵人是共業，有一個人修行得好，他就可以多消一點共業，就替我們多消一點敵人，只有好。不管你學哪宗哪派，你是真正的修持，都應當讚歎隨喜，不是某一個獨好、獨修，這樣的一個形勢。所以阿彌陀佛他不是這種心，我要超過其餘人，而是我要想使眾生得到別的佛國所得不到的那種殊勝的方便利益。是想給，不是想要，要一個地位一個什麼什麼超過別人，我是想給別人，一切的眾生，他們所得到的好處，是這個好處要大於別的佛國，所以這才稱為大願之王。

但是他也沒有把握，這個事能做到做不到，所以他請世間自在王如來開示。「世間自在王佛，即為法藏而說經言」，開示了。他說：「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經歷劫數尚可窮底」，一個大海拿個斗去量它，一斗一斗舀海水，經過多少劫，也可以讓海露底。「人有至心求道」，人如果以至心來求道，不是來挖大海，他來精進不已，老精進，這樣子「會當剋果」，他也一定得到。「會」就是都的意思，也就是必然的意思。「剋者，必也，遂也，得也」，也可以當殺字講。在這就是必然得到的意思，當然得到他的果位，圓滿他的願望，還有什麼願是不可得？

底下就回答得很妙，「汝自思惟，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剎莊

嚴？」你自己想想，你修什麼方便，你才能夠成就佛剎莊嚴？照這個願望去修行。「汝當自知」，怎麼去修行，你應當自己知道；「清淨佛國」，這樣一個清淨佛國，你應當自己去攝。這個地方只是說可以，但是具體的就沒有回答。就是這個事是可以的，但是怎麼去修，修什麼方便，頭一個你一定要自己想，怎麼修行你應當自己知道，這個國土你應當自己去攝。一口氣下了三個「自」字，沒有回答，下了三個自字，這個很可以讓我們深思。這就跟《法華》裡頭，《法華》最後開權顯實，說多少年都給大家說的是權法，現在應當給大家說實法。以前都是權巧方便，跟大家說一些，沒有和盤托出真實的東西，所以《法華》是說的實法。大眾請求三次，世尊都是「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」。止，兩個止字，止止，停止停止，不需要說，我法妙難思。所以三次都是用止止、妙難思，也就說明這是不可說。不可說，但是不可說而說，也不是就完全停在無說之中，所以三請而後說。這個地方，這三個自字就是相當於當初《法華》的「止止不須說」。而且這三個自字，我們說是世尊「老婆心切」。老婆心切是禪宗常用的話，就是這個婆心，婆心就是悲心，悲心太切。在禪宗來說，有人問法，六祖就說「密在汝邊」。所以這三個自我們可以用禪宗來體會。禪宗是說密，密在你那一邊，所以說「汝自」，你自己。還有古時候禪宗人問問題，他回答說「汝自會取好」，你自己去會取，「我不如汝」。這都是最好的開示，比回答了一大套還好得多。所以這個經，世間自在王如來在法藏問他之後，他說汝自思惟、汝自當知、汝應自攝，這不就跟禪宗是一致嗎？你自會取好，我不如你。所以直指他的自，這自是什麼？自性。所以連下三個自字在這，確實是有深意。

在淨土宗來說，日本大德，他說當年佛回答他說了三個自字，他說這含了三個意思。剛才我們說禪宗的意思，這裡咱們說淨土宗

的意思，淨土宗說教，他就要解釋一些道理，「謂法藏菩薩宿殖深厚」，這個殖跟種植的植是一個字，多生以來就種了很深的善根，宿植就是宿世所種的善根，他所培養的東西很深很厚。「高才勇哲，與世超異」，前頭都有這個文章，世間自在王如來出世，這個世饒王，當時就有這些字樣，他還用了這兩句話，「高才勇哲，與世超異」，稱讚法藏比丘的話。「淨佛國土之事」，他早就通達了，剛才我們不是說他是地上嗎？雖然是佛的智慧也不超過他。所以就說這個是如你所知，你自己可以去做。這第一個回答用三個自字的含義，就是說你水平很高，這件事情你自己知道。第二，「謂攝取佛國，各隨樂欲」，想怎麼攝就怎麼攝。有的像釋迦牟尼佛是穢土，有的像藥師佛那是淨土，濁淨各個菩薩成佛各有願力。或者是三乘都有，或者只是一乘，像極樂世界是一乘法，去了都要成佛，不是以成阿羅漢就可以究竟的，不是，這一乘法。所以這個佛國就任菩薩的意樂自己攝取，不用如來指示，是你自己的事，這是第二個解釋。第三個解釋，就是說淨土裡頭有說三土，有報土、化土，報身佛居的實報莊嚴土，化佛居的凡聖同居土，還有法身佛所居的常寂光土，法身的這種土，這個高妙不是菩薩的分際。這個事情就「唯應自分，宜攝取之」，唯有以你自己的本分才能通達，才能攝取。所以這個地方說「汝自當知」。所以到了淨土，它雖然前兩個是說明這些道理，到了這又還是跟禪宗是一味。所以到了法身境界，常寂光的境界，「非菩薩之分」，不是一些有修持、有次第的分際所能了達，必須要超過這個分際，超過這一切，那只是自分。所以這個自分就超過這一切。

當年唐朝時候皇帝問忠國師，忠國師說，「陛下應當在毘盧頂上行履」，皇帝你應當在毘盧遮那佛的腦袋頂上走路，這是禪宗的話。所以這不是菩薩之分，你只應自分。這個自分他這沒把它解釋

，實際上就是這意思。陛下你要在毘盧的頂上行履，一切佛都從毘盧遮那流出來，日本稱為大日如來，最高的佛。可是陛下（皇帝）你應當在毘盧頂上行履，不是皇帝應當如此，另外換個人，小太監來問，他也可以說你應當在毘盧頂上行履。所以宗門叫破三關，現在把這個破三關解釋得很亂，我說個不客氣的話，有些庸俗化，把這個解釋得太淺了。破初關應當見法身，破重關是安住於法身，破三關是法身向上，不僅僅安住在法身。所以禪宗批評，你墮落在法身數中，沒在法身量裡，你沉沒在法身這個量裡頭，還要超出，是法身向上的事。所以這些佛，報、化，這一切一切，不是菩薩之分，你自攝就超出這個，這就是法身向上，比法身還要向上，說你自己攝，法身向上的事是你自己的事，這就是回答。

回答之後，法藏繼續請求，「斯義宏深，非我境界」，佛所說的話，這個意義、這個道理太廣大了，宏是大，深是太深，非我境界，不是我的境界。宗門根本不許談境界，誰有什麼境界不許談。自己著魔你還談，不談算了，你談正表示你著魔，不許談境界，什麼光、神，什麼見佛，什麼到淨土，如何如何。現在這些奇異功能微不足道，都不值一談，就是值得談也不准談。教下只許論功夫，也不是談境界，就是我功夫怎麼樣，我心裡很掉舉，還是很不安，還是如何如何，這個功夫怎麼樣情形之下可以有所改善，在功夫上可以談論、交流。但是這個境界，剛才說不許談，不許談還是有境界，什麼叫境界？這個境就是指「心之所遊履攀緣者」。境，當然是環境，而且有實際地方。這個境界就不一定是腳所遊履的地方，你心所能夠達到的地方，心之所遊、心之所緣都叫做境。如眼睛所看見的色，眼識看見眼色，這個眼色也是咱們眼識所遊履之處，就稱為色境，它是我眼識所看的地方。所以法也稱為法境，也屬於境。界，當然就是區域，一界一界的。《箋註》解釋，它說是所得的

果報的界域，所得的一種情況，就這些東西。簡單說一點，這個地方我們就該解釋這個經，這個地方說「非我境界」，不是我的水平，不是我心所能夠遊履，所能夠去達到的。我的心，心之所達不到的，心想不到這個地方，理解不到這個地方，這不是我的境界。

「唯願如來應正遍知，廣演諸佛無量妙剎」。我只是盼望如來，我的請求（應供、正遍知，就用這兩個佛號代表佛的十號），給我廣演諸佛無量妙剎，讓我知道諸佛無量無邊的剎土是什麼樣子。所以他這問得很具體，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狂願、虛願，他想做這個事，他就去做、就在佛那請教，只有請佛垂慈加被，他不可能知道種種佛國的情況。別的佛國情況不知道，你怎麼能知道我這個佛剎能超過一切？孫子說，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。你得知彼，我知道一切佛剎是什麼樣子，才有可能我這個佛剎都超過他們一切。我根本都不知道，我關著門，說我這個超過，這個就是閉門造車，那是不行。所以他就請佛，也只有佛這個力量能夠使他滿願。「若我得聞」，如果佛滿了我的願，我能夠得聞這樣的法，我就能夠思惟修習，我要努力去做，我一定要滿我發的願。這段話就是法藏比丘繼續申請的話，這不是我的境界，各個佛剎的情況我要超過他們，只有請佛慈悲，給我廣演。

「世間自在王佛知其高明」，知道他高明。高就是崇高、高尚，上也、遠也。「明者，光也，照也，通也」。知道他的高明，就像我們常說這人很高明，就是說他的境界很高，明照通達，知道他很高明。「志願深廣」，他所發的志願確確實實是很深、很廣大。

「即為宣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剎土功德嚴淨，廣大圓滿之相。」這個地方我們要解釋一下是什麼？就是這個地方，這個非我境界，上頭世間自在王如來用三個自字，叫他自己知道，自己去做，他這說不是我的境界。日本峻諦師他的解釋，他也從三方面來解釋，他說一



個就是說法藏比丘是很高明，但是一般的淨土之行，怎麼來攝持淨土我是知道，可是我現在要成就的是諸佛土之中最殊勝的佛土，這個意思太深了，不是我的境界。佛說你應當自己知。是，我是自己知，一般淨土的情形我是知道，但是我現在要的是這麼殊勝的一個，我不知了，這是第一個意思。

第二個意思，當然各個都隨著他的所樂所欲來攝取的，可是我現在所想要讓這五乘都能入報土。五乘有六種不同的解釋，我們取一個最通途的，就是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這是五乘。一般所說三乘法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加上人乘、天乘就成了五乘法。這是六種之中的一種，還有不同的，多少是差不多，有的包括佛乘，有的把人、天合成一塊的，有的把聲聞、緣覺合成一塊，那就不同，我們就不列舉了，我們用通途常說的這五乘來解釋。我要想這五乘都入報土，五乘中只有菩薩才能入報土，可是現在我想讓聲聞、緣覺、人、天這種水平的人也都能進來。從斷惑來說，你要斷了見思惑才是聲聞、緣覺，你要修五戒才是人，修十善才是天，要讓這樣的人，不是說只發這個心，就你斷惑的水平只是這個水平，這種水平的人也生到報佛的淨土，一起入報佛淨土，這是十方世界之所無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淨土法門之特殊在此，這是十方世界之所無。所以西方世界最特殊是在於它的凡聖同居土，凡聖同居的淨土。我們這就是凡聖同居土，娑婆世界是釋迦牟尼佛的凡聖同居土，就在咱們這。咱們也有聖，文化大革命之前，福建的和尚到五台，見了文殊菩薩。這有好多證明，親見文殊菩薩，裡頭有千多個修行人在裡頭，有的是喇嘛，有的是出家人，在作佛事。這不就是同居嗎？天台、雁蕩有幾百個阿羅漢都在那，也是聖。這也是凡聖同居土，但我們是穢土。他是入凡聖同居淨土，它最殊勝，他去了就是阿鞞跋致。所以最不可思議，你說他是凡夫，他是阿鞞跋致；

你說他是阿鞞跋致，他是凡夫。這十方世界之所無，十方世界再也沒有這樣的例子。所以你看諸佛都勸去極樂世界，你念《藥師經》，修藥師法，你成就了，藥師佛派多少大菩薩護送你去極樂世界，它可以容納你。所以這個淨土法門，是鳩摩羅什翻譯的，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；玄奘還加了一個極字，「世間極難信法」。有的人肯念佛，可是對這些地方他還沒有能信，他不了解，他信了之後念佛可以更勤、更進。這個不是我的境界，所以我要請佛給我開示。

底下就說第三個，法身境界、報身境界是高、是妙，不是菩薩之分，但是我要經過無量劫，我都可以達到法、報的境界，這我可以證明。但目前還不是其分，因此這個意思很宏深、很大，還是要請佛，請世間自在王如來給我開示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峻諦底下他講得很有智慧，他說這個是什麼意思？上面世間自在王如來指出他的自，說大家都要內重己靈，剛才我說要內重己靈，知道這個自。藕益大師也是講六信，要信自，這個自很重要。現在法藏比丘聽了，這不是我的水平，來請佛開示，這是什麼意思？他下的這八個字，「拋卻己分，專歸佛力」。他現在把自己這個己分，自己這個本分把它拋開，我專來求世間自在王如來，這是從佛的力量，你給我開示。這個是什麼意思？這是法藏菩薩自己開顯的他力門。所以我們讀經，有的時候要看一些好的註解就是在這，不然就這個地方，一個問答，很容易就滑過去了。這是法藏比丘自己開的他力門，要靠他力。所以我們前頭那跟禪宗是共的，這個跟禪宗就不共。太虛大師他就講，他說淨土宗和密宗是他力派、果教門，是靠他力，是果教。什麼叫果教？是從果上起修的，是在果實上頭起修的，這叫果教派。不同於其餘，其餘完全要靠自力，你打坐、參禪，一切一切的，完全是憑你自己的力量，你去讀教、坐觀，靠自己的力量。

密宗和淨土宗，淨土宗是密教的顯說，道理是一回事，有很多

人他就是妄分彼此。顯教，當然現在密宗有很多很多流弊，你不能把這個流弊就全都說成是密宗它本身的錯誤，流弊將來要取消它，它同時都是極殊勝，所以日本判教把密宗判得最高，判在《華嚴》之上。當年《華嚴》他們反對，跑到天皇面前去辯論，後來得勝，才承認下來。密宗是十住心，華嚴是九住心，禪宗是第八心。當然也不要這麼去分，有的時候分不了，不是像咱們學校的學科能這麼劃分，有的你劃分不清。只有說那個明顯構成這些分別的地方，有時到通的地方劃分，界限也不存在。不過總之說最高的就是這三個，最高誰劃也得劃這三個，有別的你再劃，他那是自己的，不是公認的，公認的就是這三個。天台藏通別圓，圓教，華嚴小始終頓圓，法相你總不能把它擱在圓頓裡頭，很明顯。三論只是始教，這都是不可改變的。只是有的自己一定要做一個新的說法，大家沒有認同，久而久之站不住。

它這個就是他力門、果教派，這是淨土宗最特殊之處。所以很多人念佛，他說我念了半天我沒有一心不亂，他就灰心了。他沒有明白，這個一心不亂是你自己的解釋，我必須要念到一心不亂，人家不是這個解釋。所以要參考，你要參考。為什麼玄奘他又把《阿彌陀經》翻譯了一遍？他翻譯的話不是「一心不亂」，他是「繫念不亂」。你念佛的時候一心在念佛，你不要再想其他的，你別今天又想念佛，明天又想參禪，又參念佛的是誰，又夾雜著修密，又要修教觀，甚至於我還要想練練氣功，這就都亂了。繫念不亂，一向專念，我就是這一條路，我就死心塌地。所以有人說淨土宗圓圓就供一尊佛，就念一部《阿彌陀經》，就念一個佛，這是為什麼？不是說別的不好，就是你心太亂了，你這樣才能夠心裡安定一些。所謂繫念不亂，不要一會東一勺子西一錘子，這不成個東西。所以不需要達到一心不亂。怎麼不亂？玄奘大師翻譯得非常好，他說人到

臨終的時候以佛的力量，「慈悲加祐，令心不亂」，以佛的慈悲力來加護你、來保佑你，使得你的心不亂。所以彌陀大願之王惠以真實之利就在此，你只要真正的信願持名，這個你做到了，阿彌陀佛就要對你負責任，他的那個願就在你身上落實，在你臨終的時候佛就慈悲加被你，令心不亂。還有一部經，它說佛入種種三昧，也要讓臨終的人入什麼什麼三昧，很長的名字，好幾個三昧，你都在三昧之中你還有什麼問題？所以就把這個令心不亂就得到補充。這個是什麼？他力，仗的是他力。所以有念佛者，真正念佛的人，大勢至菩薩就攝受這個人，阿彌陀佛就從極樂世界派二十五個大菩薩，隨時隨地護持你不受魔的侵擾。現在有些氣功他忽然間失靈，昨天在報上看見批評蘇聯這個，他說外天人這個事情，鬧得很熱鬧，現在在辯論這個事，一個就很振振有詞，一個說他危言聳聽，並且指出蘇聯這個現在很亂。一個氣功師說他要表演他的能力，他說他能阻止火車開，結果是讓火車壓死了。你說他是神經病嗎？他不是神經病，他是可以，有時候他可以阻止火車，但不是他的力量，他也是他力，這些妖魔鬼怪的力量，妖魔鬼怪一天捨棄了你，你就壓死了。現在有個很有名氣的氣功師在南方表演，不靈了。這就是說大家這些地方要正信。這是他力門，就是佛力。

現在大家回過頭來，這樣心外取法不都是魔業嗎？你怎麼又來個他力，捨棄自身求他力。這就是最圓融的地方，自他不二，他力正是自力，自他不是兩個，自他不二，生佛不二，眾生跟佛不是兩個，自己和他也不是兩個。你依靠他力，你念佛持咒，靠佛的加被，你能夠有這個信心，正是你的自力。而這個他，現在我們再三都講，你念的這個佛就是你自己。這一句名號，所以一聲佛號一聲心，迷時不念悟時念，你念的時候就是悟，一句佛號就是你的本心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你的本心完全朗然現前。所以念佛的人，「

此身已在含元殿，更從何處覓長安」。到了天安門，你在天安門城樓上，你再問北京擱哪？所以你真能信他力，真能老實念，就是已經到了天安門城樓。所以這是極難信法。所以以眾生心入諸法實相，最容易的莫過於持名（我後頭加了一個小補充，還有持咒也可以），就是這麼念去，你這樣念去，你能入諸法實相，比用其他任何方法都容易。當然不排除其他的，都是好的，沒有一個不是絕妙的、最殊勝的，但是從容易不容易說。因為現在是末法，科學發達，人所要掌握的東西、學問很多，一切都強調速度，所以用於修持的時間就很短。所幸現在人的平均壽命還長一點，這還是一個時期，這一段時期還是好，適宜用功的時期。所以就是說這他力門，他力門不是你心外求法，就是說這是一個殊勝的方便，你這麼去念，老實去念，你入諸法實相就很容易；密宗同一個道理，密宗說聲字皆實相。所以一切都是實相，你哪裡找一個不是實相的給我看看。既然都是如此，所以首楞嚴翻譯的意思是一切法究竟堅固，沒有一件事情不是究竟堅固的，這一句佛號就是首楞嚴。一切都是法身，就是法身，就是實相，焉得不是？什麼是佛，錄音機放出聲音來就不是嗎？錄音機就是，放的聲音也是。所以說聲字皆實相，但是這個你很難體會。所以要從他，有極樂世界、有阿彌陀佛，誰都能念、誰都能信，你就這麼念去。一切根都攝，但是將來品位不同，就是分別在此。

現在把前頭跟後頭總起來，前頭說三個自字是開顯人的妙心，就是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說「是心是佛」，你的本心就是佛。法藏回答就是我靠佛力，外慕諸聖。這就是淨土宗的圓融之處，稱為他力法門。淨土宗所以能夠三根普被，所以能夠一生成辦，就在這一生就解決問題，凡夫（就是咱們這個凡夫）、二乘（聲聞、緣覺）都一律跟菩薩一樣都可以登不退，完全靠彌陀的願力，一乘的願海

，靠彌陀這個法門，六字洪名，這個攝受之力、加持之力，這就是仗他力。仗彌陀願海之力，仗六字洪名功德之力，我們就一生成辦，都登不退，這就是淨土宗最方便之處，而且是真實之利。以佛最上的果覺做為咱們因地最初開始的這個發心，做為我們的心，這個因就通於果的海，因為它是從果海之中才有這個名號。果也徹於因源，我們得之果就是從今天我念佛這開始，而且更殊勝是因果同時。講到大乘法，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為什麼用蓮花經，佛坐蓮花？最殊勝的意思它就是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我要出污泥而不染，我不為煩惱、不為一切所染，它不但要出泥，而且還要出水，蓮花。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最殊勝的意思，花果同時，蓮花一開那個小蓮蓬在裡頭了。別的花是花落了那個果慢慢出來，蓮花是花果同時，這是最殊勝的含義，還是花的時候，果已經在裡頭了，不需要經歷前後。所以我們具縛的凡夫只要信，剛才說的兩個有字，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其土有佛，號阿彌陀」，切願往生，他有信、有願還持名，就一定是可以往生極樂世界成為阿鞞跋致，這個是凡愚（凡夫、愚人）所共同都能做的事。

「若獨言究明自心」，我們先談自心，這都能做得到，最後還是達到這個，因為先從這開始，你必須要明白自心。所以禪宗說得大死大活，你不大死哪有大活？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你不能起疑情，這個疑不是這是怎麼回事，瞎想，這不對。疑情，這個疑情那就不斷，依歸何處，他那個思想老在這個歸何處，在這個地方專注，這個思想不為任何所干擾，就是這麼一個疑的情，這麼一個情之中，疑情，他應該會開悟。小疑就小悟，大疑就大悟，中疑就中悟，不疑就不悟。悟是有大有小，很不同。宋朝大慧大悟十八次，小悟無數次。就說有一個人小悟一次，他就以為他悟了。我們不能不說他悟過一次，但他是小悟，你就認為什麼問題都解決

了，這個可惜得很。所以究明自心，像我說這個情況，參禪開悟的人，要以他參禪那一種如醉如痴，什麼都忘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吃飯都忘記了，衣服都忘記穿得整齊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江西他罵人說傻瓜是神頭，這是音走了，就是禪頭，參禪的頭，禪頭。你遇到禪頭這種人就跟傻瓜一樣，這成了流俗的話，那人是個神頭，這罵人的話，你是傻瓜，心都不在焉，心都不在這個地方。到這個時候他不見得就悟，他忽然就死灰裡頭蹦出個熱豆來，大死之後才能大活。所以死後更生、絕處更生，他得把這個妄想又絕，他這個又是一個方法，又是一個方便。這個只有上智，參禪是限於上智，所以就很難。現在我們開顯這個法門，上智也收、下愚也收，所以稱為大願之門。

這一種他力門「正是彌陀悲願至切處」，他的悲願最真切的地方，也正是密宗、禪宗這兩宗最方便裡頭究竟的地方、徹底的地方。自他本來是不二，你肯仗他力來信這個極難信的法，對這個極難信的法你能夠生到淨信，難信的你信，這就是你的智慧，智慧就是你的自力。但能信入，你的自力就在那顯，老實念去，念念自然就能所兩忘。念來念去，是誰在念你也忘了，所念的是極樂世界的佛，這些都不存在，就是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能所兩忘，你自心明明朗朗，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這個心朗朗就全現。所以淨宗之妙就在這個地方，從事持就達理持，凡心就成佛心。

前頭只講明白，這裡他又說非我境界，請佛說。請佛說，底下佛就給他宣說，宣說多少？宣說了二百一十億。為什麼二百一十億？二百一十億這有兩個解釋。一個就是按《華嚴經·華藏世界品》，佛剎是無量的，有二十重，每一重一共有二百一十微塵數的佛國是一重，有二十重圍繞，所以蓮花世界海正是這二百一十微塵數，這用二百一十億正好跟它相合，就是以二百一十億代表二百一十微

塵數，又以二百一十億微塵數來表明無量的佛國，這是一個含義。第二個方面來說，《大智度論》講，「阿彌陀佛先世時」，過去世是法藏比丘，「佛將導遍至十方」，佛把他導引到十方，「示清淨國」，種種的佛國，「令選擇淨妙之國，以自莊嚴其國。」這是《大智度論》裡頭的話。這個意思也是說什麼？二百一十億表示十方佛剎，不是恰恰就是這麼一個具體的二百一十億。俱胝是千萬，這個億和俱胝古時候都是有好幾個數，總之現在我們這個地方這兩個是相當。反正意思就不是一個具體的數，而是說代表無量，知道這是無量就可以了。一個就是二百一十億，恰恰跟《華嚴經》一周、一圈裡頭的這個數字，也用了二百一十億；另外根據《大智度論》說的是無量，含了無量的意思在裡頭。「說是法時，經千億歲」。所以當時佛國這個事情也是很微妙難思的，經過千億歲的時間使得法藏比丘來看到。

底下又有一個問題，他所看到的到底都是些什麼樣的國土？這裡頭有不同的說法，一個說法，認為二百一十億都是淨土，清淨的佛土（這個倒跟龍樹菩薩的說法很像，是指清淨國），這是嘉祥大師的意思，我們不引他的原文。另外《淨影》就不同，《淨影》底下它說，二百一十億，根據下文來說，國土有粗有妙，它說粗是什麼？粗就是不精。因為「說惡說粗」，就如天人有善有惡、國土有妙有粗，所以人惡、國粗就是穢土，要避免這個；人善土也就妙，就是淨土，讓大家修習。所以中國過去兩個註疏，這兩個人的意見不一致。日本很多人他們都同意說這裡頭包括穢土，跟嘉祥這個不一致。

拿《悲華經》來證明，就是說所現的這些佛國裡頭，它的原話，「或有世界嚴淨妙好，乃至或有世界有大火災」。所以我們要以經來證明，這可靠一些。以後者之說我們比較可信，所現的不完全



是淨土，有淨土、有穢土，它說他所見的還有火災，那就是這個國土很粗。這個國土之中也包括了報佛的國土，也包括化佛的國土。

《悲華經》裡頭，「或有世界，純是菩薩，遍滿其國，無有聲聞緣覺之名」，這就是報佛土。「或有世界，清淨微妙，無諸濁惡」，這就是化佛的淨土。所以說這些世界裡頭也有粗的也有妙的，也有報土也有化土，這個時候都顯現，讓法藏比丘能夠得見。這個時間說無量無數的佛國，讓法藏比丘一個一個都能得見。說這個法時，經過一千億歲。億字是從十萬、百萬、千萬、萬萬，古時候都採用過，現在咱們採用的是萬萬。極表這個說法時間之長。因為這都是菩薩境界，也證明法藏比丘當時就是大菩薩，這是很好的明證。

「爾時法藏聞佛所說，皆悉睹見」。眼睛看見叫做睹，他都看見了。《甄解》說，「睹則眼見，見則慧見。」皆悉睹見，兩個字都有，那就是眼也見了、心也見了。睹就是眼看見，這個見字是什麼？就是智慧的見，就像唯識所說見分所指這個見，相分、見分，推求、照察的意思，都能夠推求、能夠照察、能夠了解。也就是都看見了，法藏比丘都看見了，心裡都通達，就是所謂心明，目睹心明。或者就懷疑，說法藏比丘還是因地之中，怎麼能夠遍見十方諸佛的國土？《甄解》的回答，《甄解》是日本人的著作，它回答，根據《法集經》，「菩薩摩訶薩，得彼諸佛如來天眼。」《大智度論》說，「天眼徹視，則不動而遍至。十方不來，比丘亦不往。如佛天眼故，十方國土皆悉一時睹見也。」這就說明法藏比丘當時是由於世間自在王如來的威神加被之力，他也具有跟佛一樣的天眼。一般的天眼也是這樣子，也不是我要去，也不是他要來，看見了。佛的天眼十方國土一時都看見；我們的眼睛看見前方就看不見後方，我們不圓。我們聲音可以，前後一時都聽見，眼睛就不行。但是佛的天眼就沒有這些分別，十方各處一時都看見。這兩個經都是證

明，這是得了如來的天眼，所以就是皆悉睹見。

皆悉睹見，「起發無上殊勝之願」，起也就是發。殊勝就是「超絕希有」，是超出、絕妙、稀有的，沒有比這個更上的，就叫做無上。「超勝諸願」，比別的願都超過，所以叫做殊勝。這是說它的莊嚴沒有再比它更好的了，無上；來的人受的快樂也是無上，沒有更超過他的；光明和壽量也都沒有更超過他的；名號的功德普聞十方，也沒有更超過它的；生的因這麼樣容易生，也沒有更超過它的；人所得到的利益也是無上，這就是說起發無上殊勝之願。這是《會疏》它所讚歎的話，這一切都無上，總的來說四十八大願都是無上，起發這樣的大願。

「於彼天人善惡」，於他所看到的一切世界的天人，他們之善、他們之惡，以及他們國土之粗之妙，他就「思惟究竟」，在那思惟。這個善惡也諸說不一。什麼叫做善，什麼叫做惡？「《菩薩瓔珞經》以順第一義諦為善，違第一義諦為惡。」所以地藏王菩薩說，「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，無不是罪」。這樣一說大家就心服口服，你要順第一義諦的是善，不順第一義諦的都是惡，心惡不是造罪嗎？這個善惡的事情標準不一樣，這個解釋是高標準。這個根據經，一切眾生他的這個識，由於起了一念，在所緣的時候所住，這種情形，他能順於第一義諦叫做善，不順、相背叫做惡。第一義諦就是中道、真如、實相種種的。第二種是根據《唯識論》的說法，「以順益此世、他世之有漏無漏行法為善」，就是說不光是此世，而且以後的世，不管是對於有漏、無漏，他對於這一切的行法，他都是相順的，這才稱善，不是僅僅現在，而是以後都順；於此世、他世違損之有漏行法為惡」。這又是一種，這就比我們這個講法又稍微嚴了一步。

《淨影》判了三種，它說是「順益為善，違損為惡」，這個就

跟剛才《唯識論》的說法一致。第二種，「順理為善，違理為惡」。比方你要布施，你不住於相，三輪體空，順乎理，這是善；你如果有所著，我做了功德，我布施給他錢了，違了這個理，於是有了相，這還是惡。這就深刻一點，比我們原來想法深刻。我給他錢，做了好事總是善，你有所住相，你覺得我做了好事，這個就是惡。這麼來看的話，菩薩、阿羅漢所修的法才是善法，人、天、眾生的法，你所謂的善法也都有相，都叫做惡，所以說起心動念都是罪、都是惡。第三就「體順為善，體違為惡」。這跟剛才說的頭一個是一樣的，跟《瓔珞經》那個一樣，你順於本體的才是善，跟本體相違的都是惡。這樣，凡夫、二乘，以至包括菩薩乘，凡是還有所住緣在修的善都叫做惡。

天台宗就判了六種善惡，這個我們不說了，說得差不多了，分得更細了。反正最後也是這樣子，一個上來就是人天的善惡，以五戒十善稱為是善，你違反了這個就墮落三惡道，那就是惡，這是最低這一頭。最上就是圓教菩薩的善，就要順乎圓教的理。再有，它一個比較深刻的，值得提一提的，你能夠達到圓理為善，但是你執著它還是惡。所以有很多在這個地方，就是說到了最高的頂尖上還要犯錯誤，就在這個地方，你是達到，這是最高，你可以理解，也能通達，但是你就執著這個，這還叫做惡。所以禪宗常說，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」。法身向上，不在法身那住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你著在、墮在法身量中，就是這，在最高的地方上，你在這住了。法身還要向上，這才是善。

底下就是對於這些善惡，他都「思惟究竟，便一其心，選擇所欲，結得大願」。思惟究竟就是窮深極微的去思考達於究竟。這個究竟是什麼？也就是經中所說的那個真實之際，也就是《往生論》所說的，「一法句、清淨句、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」。所以他這個思

惟都達到究竟。專一他就至心，一心，人知道本，他本心中自然具足了無量的悲心，這個悲心的流露、智慧的流露，於是他就選擇度眾生所需要的這一切，就開化顯示，流出種種莊嚴，極樂世界應當如何如何莊嚴，流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淨土法門。這就是「思惟究竟，便一其心，選擇所欲，結得大願」，就出現了這個淨土法門，這個大願四十八願，「惠予眾生真實之利」。「一其心」就是一心，一心就是真如，沒有兩件事。《止觀》裡頭說，「一心具十法界。」我們一個心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裡頭包括了佛法界，所以佛也是從我們自心所流出來的。十法界，六道是六個，然後聲聞、緣覺兩個，這八個，菩薩，這九個，加上佛是十個，十法界皆是自心所具。《探玄記》說什麼叫一心？一心具十法界，什麼叫一心？「心無異念」，叫做一心。底下《教行信證文類》這個著作裡頭說，「言一念者，信心無二心。故曰一念，是名一心」。所以一心就是什麼？信心不二。而且，底下一句話很重要，「一心則清淨報土真因」。所以古德有時下一句話很超凡。說便一其心，怎麼一心？一心就是無二心，清淨，一心就是真如、就是一念，這樣來思惟究竟。而這個一心是什麼？就是清淨報土的真的因。所以清淨報土由何而生？清淨報土就是由這一心，這樣清淨的一心而生出來的。現在這個經，他就是這樣一其心結得大願，這個大願就成就了極樂國土，這不就正是嗎？一心的結果就產生了極樂世界，所以這是清淨報土的真因。

這說明他結得大願，「精勤求索」，精是勇猛精進，勤苦的求索，索是索取。「恭慎保持」，恭慎，《漢譯》的話是「我當奉持，當即中住。」恭就是恭敬，慎就是慎重、誠實、安靜的意思等等。恭慎，就這麼來看，他實際最大的恭慎就是《漢譯》所謂的中住，他能安住於中道，這是真的恭慎。「恭慎保持」，保持兩個字，

保持跟禪宗的保任是同一個保字，這也實在是同一個意思，這個保字跟那是同一個意思。這個保字，我們為什麼引用這個保任，禪宗的保任？它這一個字就概括這個任在裡頭。所以恭慎保持，這個保字，宗門的保任，保任怎麼講？所謂悟後就是要保任，往往有的悟後之後，一悟也就沒有怎麼樣了，就是保任得不勤、不精。保者，是「心心不異謂之保」，這個心和這個心一念一念之間沒有兩樣、沒有改變，如如不動。不是說這個心一點都不動，死灰，一個死疙瘩。而是心都是怎麼著，隨便你是動是靜，隨便你想這個想那個，做種種方案都可以，但是它沒有違背，沒有離開那個如，都是如那個如。所以憨山大師他寫《楞嚴通譯》，凡是腦子想出來的都不要，他那個文章是如如不動流出來的。所以他那部書是楞嚴三昧的境界，不是意識中出來的東西。現在人著書立說全部是意識裡頭的東西，沒有達到這個境界，所以名之想報佛恩，意思很好，但是實際報不多。保，心心不異謂之保；要行便行、要坐便坐謂之任。不是像宋儒岸然道貌，滿腔都做作，沒有。所以恭慎保持，安住於中道，自然的敬肅，心心不異，任運自如，是這樣做的，所結的大願他是這樣保持。

「修習功德，滿足五劫」。這裡頭又有些爭論，有人就說這五劫都幹什麼？你說這個五劫都在那修行，說是這五劫他已經結得大願，發願之後在修行，這是一種解釋，只為發願之後的修行的時間用了五劫，中國的淨影、朝鮮的憬興是這麼主張的。日本《合贊》就說，這個是發願時間，菩薩利用這五劫來發願。實際《宋譯》它的話，是「往一靜所，獨坐思惟，修習功德，莊嚴佛剎。發大誓願，經於五劫。」所以他這個五劫，《宋譯》的意思就是又在那思惟、又在那修習、發願，一共五劫。可是那兩個師說得不完全一致。這個跟誰一樣？這跟嘉祥師一致，嘉祥師說，這五劫中是修行發願

是也。所以他這個跟《宋譯》是合的，雙舉，又是在修行、又是在發願。我們是同意嘉祥師的說法，因為跟這個經文合，而實際也是這樣，不會花五劫時間單獨在那考慮這個願，他這又是修習、又是在那思惟，來結這個願，一共是五劫。所以他這五劫之中是以清淨之行，修習攝取佛國，這樣一個大願，一共經歷這麼長的一個時間。

經過這個之後，「所攝佛國，超過於彼」。這個大願他要攝，我的佛國是個什麼樣子，就是一個方案、一個藍圖，雖然佛國還沒有出現，但是這一切都很清楚，是個什麼樣子，腦子裡都很清楚了。而這個佛國就超過於彼，彼就是指的二百一十億那些所看到的佛國，也就是超過無量的佛國。所以我們採用第三說。經中有時候用俱胝，有時候用二百一十億，咱們這個裡頭要相合，俱胝就是千萬，二百一十億，億字用得小，不是咱們萬萬這個億，是千萬，就是二十一千萬和二百一十億這兩個數目是一樣的。這個時候，他所攝的佛國就超過這一切國土。既然是成功了，他又到了世間自在王如來這，「稽首禮足」，跟佛磕頭、禮足，很恭敬的，「繞佛三匝，合掌而住」。他說，「我已成就莊嚴佛土，清淨之行」。我以前發願要超勝佛國，佛給我示現這麼多佛土，經過千億歲，現在我又經過了五劫修習、發願，我已經成就了莊嚴佛土清淨之行。

「佛言：善哉！」是讚歎之詞。「今正是時」，現在正是時候。這個今正是時跟《法華》講的時候，《法華》要開權顯實，也用了這四個字，「今正是時」，現在正是時候。這個實際就是說，世間自在王佛告訴法藏，現在你正是時候，有因緣宣說，也就是眾生的因緣成熟，要讓十方九界一切眾生都入彌陀一乘大願之海，一切含靈都能依此法而得度脫，這樣一個大事，現在這個因緣成熟，你現在說正是時候，說今正是時，所以叫法藏來說。「汝應具說」，

你應該全部都說出來，具就是具足、具滿，圓滿的說出來。「令眾歡喜」，讓大家歡喜，也令大眾聽了這個法之後得大的善利。這個大眾就是當來的一切眾生，所以也包括咱們都在內，讓我們都聽到得大的歡喜。他們也能怎麼樣？對於佛剎也能夠修習，也能夠攝取，這樣的話，都可以滿足無量大願。

「滿足無量大願」，曇鸞大師的解釋是非常好，他解釋《往生論》，《往生論註》裡頭說，「滿足往生淨土一願，即一切志願悉滿足，故云滿足無量大願。」一切眾生他有無量的願、種種的願，如何這個時候就是說你去攝受之後，將來眾生他都可以滿足無量行願？曇鸞的解釋最好，他說只要眾生能夠滿足往生淨土這一個願，也就是他能夠往生，他一切志願都滿足了。事實也就是如此，一切大願，所以我們是說我們只要往生就是為了要實現，要最快實現我們所發的大願，不然就是一個空願。我們要實現很快的滿足我們一切大願，只要去往生。只要去往生，你一定都滿足，因為你必定成佛，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時間問題。再說一句話，時間是什麼？愛因斯坦說的，時間是人類的錯覺。時間、空間、物質，大家想不開，固執這些東西，這個科學家都知道（當然是很高明的科學家，一般的還不行），都是人類的錯覺。所以就是說去往生之後，還要很多時間之後就滿足了。怎麼說就滿足了？這不就是差點時間嗎？差點時間，科學家都跟你說時間是錯覺，那無所謂。因此這話就完全成立，只要滿足你往生的一願，你一切大願都圓滿。

這也就跟那個因果同時是一個道理，所以是超情離見。為什麼我們覺得好像不大好想得通？就是對於人類這個錯覺你還在那堅持，你對於這個時間，你說這是以後的事，還有一段時間才能達到，就把這個很固定起來，這個時間概念你在那堅持，你就堅持一個錯覺。你認為這個一定是有的，色即是空，它怎麼不空？你又是堅持

一個錯覺，物質就是人類的錯覺。空間也是如此，極樂世界離我們這太遠，離這好多好多光年，這又是錯覺。所以我常說，今後的佛法就好弘揚了，很不好理解的道理，科學家給我們排除了好多困難。但不等於說他就，很多人就把它誤會了，錯了，這是大錯特錯，以為他就是，大錯特錯，不過我們可以說很感謝他們，替我們排除很多困難。